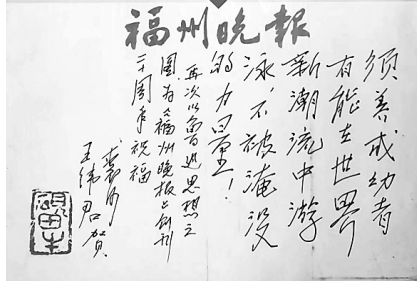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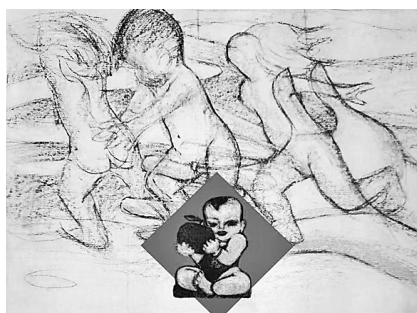


悠悠往事 ■ 乔梅

奇中之奇两幅图

——裘沙教授与《福州晚报》



2001年裘沙的赠画。

裘沙教授再为我们作幅画呢？

经多方打听,10月10日我终于与裘老联系上了。当我从电话里向远在北京的裘老送上第一声问候之后,裘老欣喜地告诉我,昨日他刚刚结束了为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《裘沙、王伟君“世界之鲁迅”画展》。

20年前两次联系,两次画展,且都与纪念鲁迅有关!是巧合,还是缘分?这可不正是奇中之奇了!这是一种文化的缘、事业的缘、理想的缘。何况裘老50年前就曾是一名记者、编辑,有15年中国青年报社记者的生涯。

过了些天,裘沙的赠画寄到了我手中。这是一幅由传统技法与电脑技术结合的画,20年前的那幅赠画叠印在画幅中央。裘老引鲁迅语题词:“须养成幼者有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,不被淹没的力量!再次以鲁迅思想之图,为《福州晚报》创刊二十周年祝福。裘沙 王伟君贺”这不愧为一件珍品。赠画之后,裘老依然没有取分文报酬。此画在《福州晚报》创刊20周年时刊出了。

生于鲁迅故乡绍兴一个诗书之家的裘

沙与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女画家王伟君,为了“以自己的微力构建起鲁迅思想的殿堂”(裘沙语),30年前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对鲁迅思想的研究中,并开始了题为《鲁迅之世界画集》与《世界之鲁迅画传》两大系列的创作,至2001年已完成了画作一千数百幅,出版有关鲁迅的论文、画集40种,在国内外举办鲁迅专题个展23次,以独到的艺术手法揭示鲁迅思想的精髓。裘沙教授夫妇在这些宏大的作品中,发扬了中国艺术诗、画、哲理相结合的特点,并广泛吸取了西方现代艺术之长,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解,揭示了鲁迅思想的精髓。在眼下诸多人借鲁迅找卖点、拿名著当招牌的“时尚”中,裘沙与王伟君几十年不遗余力,这是何等的力量与境界!正如老艺术家黄宗江对裘沙所说:“你们依附于鲁迅身上,看来,鲁迅也依附于你们身上。”日本作家野间宏教授称,裘沙教授夫妇为鲁迅作品作插图“是一件对世界和平有贡献的大事业”。法国学者鲁阿教授称赞这些鲁迅作品插图“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”。

令人欣喜的是,裘老与王老的两个儿子裘小鲁、裘大力以及10岁的孙女、7岁的孙子也加入了解读鲁迅作品的美术创作行列中,参加了2001年的《“世界之鲁迅”画展》。

裘老在给信中以一个老编辑的眼光评价《福州晚报》说:“《福州晚报》排版大方,内容也很好。”他语重心长地通过我寄言:“希望《福州晚报》在适当的时候介绍鲁迅,宣传与捍卫鲁迅思想。”

“鲁迅也依附于你们身上!”——时至今日,我常想起老艺术家黄宗江对裘沙所说的这句话。我一直珍藏着裘老的这幅画。

《福州晚报》创刊42周年的日子到了。我想向裘沙老教授问好,再次衷心地对裘老说声感谢,却始终联系不上。最终联系到中国美术家协会,才知道裘老已于2023年年初离世了!悲痛之中,再次念起了这句话:“鲁迅也依附于你们身上!”

谨以此文纪念裘沙老教授老画家。

诗苑 ■ 黄鹤权

农历里的祖国红

当我说出福,镜头被重新打开,
声音
长满羽毛,众鸟成群
响彻在一月的榕城;我看到山高
月小
烟花对小巷悄悄诉说
炊烟被金门高粱和腊肠熏浓着,
疗治乡人的伤痛
另一边,灯笼也不甘示弱,在半
空中为
三山布置着盛世的光
红色主宰了一切
哪怕天色已晚,还是藏不住
烟火气和拥挤的人群
我一直在看,慢慢也嗅到了年的
味道
我知道,该停下来过年了

当我说出福,耀眼的光芒
已充斥在我生活的比喻中
农历二十三,领着春风排成序
列,贴上
红对联,红窗花
除夕,吃年夜饭、看春晚
燃起火星贴着地面奔跑
被一双午夜的手
散去胸中块垒,反复温习爱的味
道

大年初一,唤醒愿望的灯芯
见面互致问候,
说一声过年好,合成一张全家福
初二,卸下负担,陪妻子踩着晨
光回娘家
初三,蒸好年糕,陪财神游街
哼一曲难忘今宵
初四到初七,推开一道道门
拿着年货,祝福,或旅行或拥抱
再问短问长,问得呀
短的也烫,长的也暖。问得日子
一天比一天更喜悦
温暖,闪烁晶莹,结实

当我说出福,最后一笔停在八闽
大地
我想到了福州
围着篝火,所有的情绪都高兴起
来,越烧越旺
我承认,有福的城成千上万,只
有你

能够指认,而且万无一失
正是因为有庄严的红色托底
我才走上福道七步成诗,对三坊
七巷喊出历史之源
才从容不迫敞亮
生活的童谣。将你身上那一张
张

激荡的笑脸
一次次挂嘴边,读出团圆、幸福
和澎湃的福流
最后,我亲爱的农历里的祖国红
请允许我一直继续写
允许我年年不断地呼唤
说爱你。并在心坎上贴全那个
“福”字
任由欢喜的影子
悄悄,悄悄长出一本怀乡诗集

悠悠往事 ■ 乔梅

生活随想 ■ 戴春兰

左半边翅膀

我不由得在家门前停住脚步。

透过窗子,我看到头发花白的父母面对面坐在客厅里,身边放着一脸盆水,还冒着热气。母亲弯下腰扭了个热毛巾,敷在父亲的左膝盖上,再转身为他右脚喷上红花油,再轻轻按摩。过了许久,父亲膝盖处微微泛红了,母亲揭开个膏药一角,贴上去,然后一只手撕膏药另一只手按紧贴好——她认为这样边撕边贴最能保持膏药的“药性”。好容易贴好了,母亲又开始按另一只膝盖。年近八旬的父亲微皱着眉头,偶尔吸口气,却是一脸的惬意,看得出按摩让他很舒服。他们还轻声交谈些什么,隔得远,听不分明。

我这才想起,前段时间父亲说过几次,他的膝盖会痛,弯不下去。“你看,就只能弯成这样!”父亲佝偻着身子,半蹲了个马步。“人老了,难免关节会更僵些。”当时我不以为然地说,只劝他补补钙爬爬山。后来没听父亲再提起,我竟也忘到脑后了。万没想到,是母亲这样辛苦地每天为他按摩,才使他稍减疼痛!

愧疚之外,我发现内心的感动满溢

出来,眼角有些酸涩,也不忍打破这和谐,缓步走到旁边坪里桂花树下坐下。冬已深,桂子叶正繁茂,晴朗的阳光下,有清幽的花香隐约浮动,回忆也渐渐升起将我包围。

父亲中等师范毕业,母亲不识字。印象中,父母的婚姻并不和谐,时常为家庭的大小事情争吵。但他们最终还是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,坚持到人生的尾巴上。而且,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感情反比以前要好很多:母亲不吃过餐的菜,父亲总是自觉地把旧菜端到自己面前;父亲脾气不大好,偶尔吵架,母亲总是先忍下气“熄火”,因为父亲血压偏高;打电话时候,他们竟常常一起出去逛街,而年轻时他们难得一同外出,即使出门也是一前一后地走……

又想起过往的许多片段——

我的公公婆婆年纪也大了,却越来越像孩子,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拌嘴。但我慢慢发现,每天公公去送孩子上学时,都会让婆婆早去和小区内的老人散步买菜,说碗放着,等他回家会洗;每次婆婆炒菜时,

都会先铲起一部分,再留下一部分煮烂些,因为公公嚼不得稍硬的东西。

二楼的阿姨,老伴中过风,手脚很不灵便。她每天扶他下楼,坐到三轮车上,载他出去买菜、兜风。她只一米五左右,干瘦;他一米七多,至少有七十公斤。下楼时,他几乎整个人伏在她身上,颤巍巍地放下一只脚,再慢慢酝酿着下一个台阶。只一层楼梯,然后再爬上三轮车,他们两个往往要花上半个小时,都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。可一骑起车子行进在树影斑驳的路上,风和日丽,两人有说有笑有问有答,那可不就是一幅最打动人心的温馨画面?

坪上空轻轻回旋着许飞的《左半边翅膀》:“……梦是远远飞翔,你就是我左半边翅膀。天空再大再远,和你并肩,我也勇敢闯……”我不禁在唇边缀上一抹笑。

时间推移,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,其实婚姻的真谛就是细节的平淡的相守。当海誓山盟卿卿我我如海潮般退去,当漫长重复的日子让人感觉乏味生厌,你仍然是我的左半边翅膀,共同经历风雨,一起休憩浮沉,直到生命的尽头!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